

老人与猫

◎关立蓉

小区门口东侧,有一小块草坪,草坪中心横卧一褐色景观石,一只黝黑的猫常端坐在石头峰顶之处,一身纯黑色皮毛,桀骜不驯的眼神,威风凛凛,颇有王者气度。几只或黄或白或有花斑纹的猫,以石头为圆心蹲守,散乱、不规则,带着某种平常慵懒的自然。也可能,在这混乱中,隐藏着它们默认的序列,彼此寻求安慰和依靠。

早晨7点多,一个喧嚣的时间点。不足三米宽的小区大门处,行人、电动车、自行车、小汽车……从小区的各个角落,如澎湃激越的河流奔涌而来,赶赴公交、上学、买菜……间或有外卖小哥带着刚出炉的、散发着温度和热气的早点,猫着腰从人缝中穿梭,朝着某个单元门,火急火燎地奔忙。

几米之外,猫们依旧波澜不惊,似乎早已熟稔这种日常图景。黑猫,更有老僧入定的气度,持重、沉静,悠闲地用猫爪清理面部。

黄昏,是猫群出现的另一个时间渡口,似乎有更多的猫在石头附近,盯着进出口归来的人潮,间或发出一两声无厘头的呼唤。它们看上去似乎有一丝疲惫,耷拉着耳朵,眼神不再波光流转。有老人从不同的楼宇向草坪走来,来到巨石旁。从各自家里带来食物,搁在石头上。讲究的人还把食物搁在白瓷盘中让猫吃。

这些老人操着不同的方言,有的是帮带孙子孙女,有的陪着闺中待嫁的女儿漂泊异乡……他们是小区里勤劳而忠实的住户。他们的穿着体面整洁,已经和城里人无异。他们每天独自走的最熟悉的路、最远的路、休闲一刻的路,是从家门到小区门口的路。他们等待自己孩子的归来,也来照料这群流浪的猫,没有制度的约束,完全出于默契约定。

猫们吃得欢快,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相聚的老人一边盯着猫,一边操着各自的方言,无需字斟句酌,靠着神情和手势了解彼此。他们像猫一样,时而大声、时而低语,时而欢笑、时而沉默,仿佛是故交。他们的故土似乎就在猫群周围,在这宁静的黄昏的草坪之上。他们的心,飞到了各自遥远的家。

猫们吃饱喝足,从石头上下来,抬起眼帘,有了小小的满足,朝着老人柔声叫唤,当作是对老人的回报,也是对下一次美食的期待。围墙角落里,有大大小小的猫窝。老人们给这些小屋里,铺上旧棉袄,甚至还有叮咚作响的玩具。暖和的小屋可以抵挡风雨和即将到来的严寒。有时,一只猫窝里住上两只流浪猫,它们已经知道了和平共处,方能生存。

猫群散去,这些陌生而熟悉的老人们,依旧站立在原地,继续着一个接一个的话题……他们充满着热情,说到动情处,有人会掏出一张面巾纸,擦拭眼角的泪水。

天暗下来,老人们陆续离去。一扇又一扇的窗户,次第点亮,折射出奔忙、疼痛、思念、悲欢……



荷塘悦色

◎子穆

听他在晚餐桌上讲故事

◎王秋女

打从我记事起,他就爱在晚餐桌上讲故事。他记性好得令人发指,连幼童期的事情都记得丝缕清晰,又天生有一种能浓墨重彩地将一件平凡小事描述得绘声绘色、跌宕起伏的本事;而他的前半生,经历坎坷、跌宕起伏、丰富多彩,这更给他提供了无数的精彩素材。他出生于20世纪的30年代,早慧,据传在坊间有神童之称,从小念书就连连跳级,9岁考进了当地最好的中学念初中。他的生命里还曾有过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荣光,有在建国初期戍守海防、肃清残匪的艰苦经历,甚至有过一次作为唯一一名留守的正规军带领民兵在海岛击溃来袭匪军的传奇事迹。转业以后他放弃了推荐的音乐学院,不料却与自己向往的美术学院失之交臂……

小时候的晚餐桌上,我们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即便是听过很多遍了,再听,仍或为他惊叹、或为他惋惜、或为他担忧!饭吃完,妈妈收拾桌子,我们还围着他,不断地认真地就其故事提出各种天真的问题!而妈妈,则是边洗碗边微笑着听他侃侃而谈。

吃着妈妈做的饭,听着他的故事,我们渐渐地长大了,渐渐地不再会在晚餐桌上专注地听他讲,小说的精彩情节、电视节目的搞笑噱头,都比他那炒了无数遍冷饭的故事有趣多了!渐渐地,我们在家吃饭的时间也越来越少,难得一起吃顿晚

餐,他才开了个头,我们就急急地截住他的话:“你是岛上唯一的留守军人,不能跑,然后你把冲锋枪挂在脖子上,集中了所有的手榴弹,对不对?”我们得意地反问。他讪讪地笑:“我说过了吗?我以为没说过呢!”

“你说过多少遍了!”我们异口同声地应,然后大笑!只有妈妈什么都不说。

他沉默了,以后的晚餐桌上,他的话越来越少。后来,姐姐有了男友,再后来我也有了男友,餐桌上有新人,他又开始兴致勃勃地讲故事。当着男友的面,我们都装淑女的样子,微笑倾听;而男友们为了讨好未来岳父,也装出很有兴致的样子听着,间或还恰到好处地提几个小问题。他开始以为他们是真的爱听,但很快看出了敷衍,因为他们的目光流连在他的女儿们身上!晚餐桌上,他又恢复了沉默。

再后来我们都结婚了,回爸妈家吃晚餐的机会越来越少,难得一家人齐齐整整地吃顿晚餐,他默默地听着我们热火朝天地抢着聊工作、聊孩子、聊股票、聊房价,甚至某个八卦打不到的明星八卦,他默默地看着我们边吃饭边刷手机……我偶尔会注意到他想说点什么,最终什么都没说。

有日,我工作遇到棘手事,烦得不行,请了半天假,在大街上茫然地走,突然发现自己的方向是往爸爸妈妈家的,我的脚不自觉地将我带回到

他们身边。进了家门,我打了个招呼,也懒得解释,躺在床上默默想心事,不觉迷迷糊糊地睡去。一觉醒来,暮色四起,卧室的门半掩着,四周很安静,厨房里偶尔传来细碎的厨具碰撞声,还有他的声音,虽然刻意压低,但还是听出来他又在讲那些老故事,我下床站在门口,看他坐在矮凳上剥毛豆,边讲着他那些故事;妈妈在料理台前忙活着,却不时回过头来,冲着他笑笑。

鼻子有点发酸,可这一刻,我的心情却是从未有过的平和宁静。

有爸爸讲他那过去的事情,有妈妈做的家常晚餐,安稳静好、人生幸福,不过如此!

那天的晚餐桌上,我故意引他话头:“当时你为什么不狠心辞职算了,这样说不定你现在都是著名油画家了,也好提携提携我啊。”“噢,不对,如果你真考上美院的话就碰不到我妈了,碰不到我妈就没有我了,还提携什么啊!”

“是啊,所以我后来想通了,考上美院,错过你妈,那就更遗憾!”他果然中招,立马接了话茬。“不过好在你后来还是学绘画,虽说没进美院,也多少算圆了我的心愿……”这闸门一打开,他又开始滔滔不绝了,这次我没打断,认真地聆听他那讲了一遍又一遍的过去的事情。

现在他又常常在晚餐桌上讲他的故事了,除了我们一干略带点作秀性质之徒外,他的两个小外孙可是货真价实的忠实听众。

时光背后

◎吴婷

母亲打来电话,说给我做了两双单布鞋,过一阵要立秋了,再凉一点正好穿,问我现在具体地址是什么,准备寄过来。

我告诉她,可以买到,而且不贵,让她不要寄来了,下次回家再拿。何况邮局在邻镇,很远,母亲又不识字,填个单子都要请人帮忙。

母亲不依不饶,唠叨叨地讲,上次回家我说运动鞋穿着脚气加重,想换一换小时候的布鞋穿。我怔住,自己早忘了这话。

沉默了一会儿,心里堵得慌,我

突然粗暴地说:“你不识字,我怎么把地址给你?”

电话那头传来苍老的男人声音:“小吴啊,我是张爷爷,你妈把我请来记你的地址。赶快报吧。”

张爷爷家离我家有三里路。我能想象到,母亲是怎样一针一线地用布一层一层纳着鞋底;怎样跑三里路送上几个土鸡蛋,请人来记我的地址;又会赶到邻镇,好言好语地让快递员帮忙写上地址……

我更粗暴地说:“妈,明天就寄来吧,我正等着穿呢!”

上次住在城里的外甥女要吃家乡的炒米,这种炒米特别,需要把糯米蒸软、晒干后再炒熟,家里已好些年没有弄了。一接完电话,母亲便急忙跑到厨房准备。我劝她明天再弄,可矮小的母亲却仍旧不停地忙。我清晰地看到她的额上沟壑纵横,一丛白发凸显头顶。

我们的岁月里,都会有这样一个人——不辞辛苦,任劳任怨,用自己的根根白发、条条皱纹换取我们的茁壮成长。可当我们蓦然回望之时,她却早已躲在时光背后悄然老去。